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 第四十回 嬰兒戲化禪心亂 猿馬刀歸木母空

卻說那孫大聖兄弟三人按下雲頭。逕至朝內，只見那君臣儲后，幾班兒拜接謝恩。行者將菩薩降魔收怪的那一節，陳訴與他君臣聽了，一個個頂禮不盡。正都在賀喜之間，又聽得黃門官來奏：「主公，外面又有四個和尚來也。」八戒慌了道：「哥哥，莫是妖精弄法，假捏文殊菩薩，哄了我等，卻又變作和尚，來與我們鬥智哩？」行者道：「豈有此理？」即命宣進來看。眾文武傳令，著他進來。行者看時，原來是那寶林寺僧人，捧著那冲天冠、碧玉帶、赭黃袍、無憂履進得來也。行者大喜道：「來得好，來得好。」且教道人過來，摘下包巾，戴上冲天冠；脫了布衣，穿上赭黃袍；解了條子，繫上碧玉帶；褪了僧鞋，登上無憂履；教太子拿出白玉珪來，與他執在手裡；早請上殿稱孤。正是自古道：「朝廷不可一日無君。」那皇帝那裡肯坐，哭啼啼，跪在階心道：「我已死三年，今蒙師父救我回生，怎麼又敢妄自尊；請那一位師父為君，我情願領妻子城外為民足矣。」那三藏那裡肯受，一心只是要拜佛求經。又請行者，行者笑道：「不瞞列位說，老孫若肯做皇帝，天下萬國九州皇帝都做遍了。只是我們做慣了和尚，是這般懶散。若做了皇帝，就要留頭長髮，黃昏不睡，五鼓不眠；聽有邊報，心神不安；見有災荒，憂愁無奈。我們怎麼弄得慣？你還做你的皇帝，我還做我的和尚，修功行去也。」那國王苦讓不過，只得上了寶殿，南面稱孤，大赦天下，封贈了寶林寺僧人回去。卻才開東閣，筵宴唐僧。一壁廂傳旨宣召丹青，寫下唐師徒四位喜容，供養在金鑾殿上。

那師徒們安了邦國，不肯久停，欲辭王駕投西。那皇帝與三宮妃后、太子、諸臣，將鎮國的寶貝、金銀緞帛，獻與師父酬恩。那三藏分毫不受，只是倒換關文，催悟空等背馬早行。那國王甚不過意，擺整朝鑾駕請唐僧上坐，著兩班文武引導，他與三宮妃后並太子一家兒，捧轂推輪，送出城廓，卻才下龍輦，與眾相別。國王道：「師父啊，到西天經回之日，是必還到寡人界內一顧。」三藏道：「弟子領命。」那皇帝閔淚汪汪，遂與眾臣回去了。

那唐僧一行四僧，上了羊腸大路，一心裡專拜靈山。正值秋盡冬初時節，但見：

霜凋紅葉林林瘦，雨熟黃梁處處盈。

日暖嶺梅開曉色，風搖山竹動寒聲。

師徒們離了烏雞國，夜住曉行，將半月有餘，忽又見一座高山，真個是摩天礙日。三藏馬上心驚，急兜韁忙呼行者。行者道：「師父有何吩咐？」三藏道：「你看前面又有大山峻嶺，須要仔細提防，恐一時又有邪物來侵我也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只管走路，莫再多心，老孫自有防護。」那長老只得寬懷，加鞭策馬，奔至山巖，果然也分險峻。但見得：

高不高，頂上接青霄；深不深，澗中如地府。山前常見骨都都白雲，挖騰騰黑霧。紅梅翠竹，綠柏青松。山後有千萬丈挾魂靈臺，臺後有古古怪怪藏魔洞，洞中有叮叮噹噹滴水泉，泉下有彎彎曲曲流水澗。又見那跳天棚地獻果猿，丫丫叉叉帶角鹿，呢呢痴痴看人猿。至晚巴山尋穴虎，待曉翻波出水龍。登得洞門唼喇的響，驚得飛禽撲魯的起。看那林中走獸鞠律律的行，見此一夥禽和獸，嚇得人心挖磴磴驚。堂倒洞堂堂倒洞，洞當當倒洞當仙。青石染成千塊玉，碧紗籠罩萬堆煙。

師徒們正當悚懼，又只見那山凹裡有一朵紅雲，直冒到九霄空內，結聚成一團火氣。行者大驚，走近前，把唐僧擡著腳，推下馬來，叫：「兄弟們，不要走了，妖怪來矣。」慌得個八戒急掣釘鈿，沙僧忙掄寶杖，把唐僧圍護在當中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紅光裡，真是個妖精。他數年前聞得人講：東土唐僧往西天取經，乃是金蟬長老轉生，一世修行的好人，有人吃他一塊肉，延生長壽，與天地同休。他朝朝在山間等候，不期今日到了。他在那半空裡正然觀看，只見三個徒弟把唐僧圍護在馬上，各各準備。這精靈誇讚不盡道：「好和尚！我才看著一個白面胖和尚騎了馬，真是那唐朝聖僧，卻怎麼被三個醜和尚護持住了？一個個伸拳斂袖，各執兵器，似乎要與人打的一般。噫！不知是那個有眼力的，想應認得我了。似此模樣，莫想得那唐僧的肉吃。」沉吟半晌，以心問心的自家商量道：「若要倚勢而擒，莫能得近；或者以善迷他，卻到得手。但哄得他心迷惑，待我在善內生機，斷然拿了。且下去戲他一戲。」

好妖怪，即散紅光，按雲頭落下。去那山坡裡，搖身一變，變作七歲頑童，赤條條的身上無衣，將麻繩捆了手足，高吊在那松樹梢頭，口口聲聲只叫：「救人，救人！」

卻說那孫大聖忽擡頭再看處，只見那紅雲散盡，火氣全無。便叫：「師父，請上馬走路。」唐僧道：「你說妖怪來了，怎麼又敢走路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才然間見一朵紅雲從地而起，到空中結成一團火氣，斷然是妖精。這一會紅雲散了，想是個過路的妖精，不敢傷人。我們去耶。」八戒笑道：「師兄說話最巧，妖精又有個甚麼過路的？」行者道：「你那裡知道。若是那山那洞的魔王設宴，邀請那諸山各洞之精赴會，卻就有東西南北四路的精靈都來赴會。故此他只有心赴會，無意傷人。此乃過路之妖精也。」

三藏聞言，也似信不信的，只得攀鞍在馬，順路奔山前進。正行時，只聽得叫聲：「救人！」長老驚道：「徒弟呀，這半山中，是那裡甚麼人叫？」行者上前道：「師父只管走路，莫纏甚麼人轎、騾轎、明轎、睡轎。這所在，就有轎，也沒個人擡你。」唐僧道：「不是扛擡之轎，乃是叫喚之叫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我曉得，莫管閑事，且走路。」

三藏依言，策馬又進。行不上一里之遙，又聽得叫聲：「救人！」長老道：「徒弟，這個叫聲不是鬼魅妖邪。若是鬼魅妖邪，但有出聲，無有回聲。你聽他叫一聲，又叫一聲，想必是個有難之人。我們可去救他一救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今日且把這慈悲心略收起收起，待過了此山，再發慈悲罷。這去處兇多吉少。你知道那倚草附木之說，是物可以成精。諸般還可，只有一般鱗蛇，但修得年遠日深，成了精魅，善能知人小名兒。他若在草科裡，或山凹中，叫人一聲，人不答應還可；若答應一聲，他就把人元神縛去，當夜跟來，斷然傷人性命。且走，且走。古人云：『脫得去，謝神明。』切不可聽他。」長老只得依他，又加鞭催馬而去。

行者心中暗想：「這潑怪不知在那裡，只管叫阿叫的。等我老孫送他一個『卯酉星法』，教他兩不見面。」好大聖，叫沙和尚前來：「攏著馬，慢慢走著，讓老孫解解手。」你看他讓唐僧先行幾步，卻念個咒語，使個移山縮地之法，把金箍棒往後一指，他師徒過此峰頭，往前走了，卻把那怪物撇下。

他再拽開步，趕上唐僧，一路奔山。只見那三藏又聽得那山背後叫聲：「救人！」長老道：「徒弟呀，那有難的人大沒緣法，不曾得遇著我們，我們走過他了。你聽他在山後叫哩。」八戒道：「在便還在山前，只是如今風轉了也。」行者道：「管他甚麼轉風不轉風，且走路。」因此，遂都無言語，恨不得一步踏過此山，不題話下。

卻說那妖精在山坡裡連叫了三四聲，更無人到。他心中思量道：「我等唐僧在此，望見他離不上三里，卻怎麼這半晌還不到？想是抄下路去了。」他抖一抖身軀，脫了繩索，又縱紅光，上空再看。不覺孫大聖仰面回觀，識得是妖怪，又把唐僧撮著腳推下馬來道：「兄弟們，仔細，仔細，那妖精又來也。」慌得那八戒、沙僧各持鈿、棍，將唐僧又圍護在中間。

那精靈見了，在半空中稱羨不已道：「好和尚！我才見那白面和尚坐在馬上，卻怎麼又被他三人藏了？這一去見面方知。先把那有眼力的弄倒了，方才捉得唐僧；不然啊，徒費心機難獲物，枉勞情興總成空。」卻又按下雲頭，恰似前番變化，高吊在松樹梢頭等候。這番卻不上半里之地。

卻說那孫大聖擡頭再看，只見那紅雲又散，復請師父上馬前行。三藏道：「你說妖精又來，如何又請走路？」行者道：「這還是個過路的妖精，不敢惹我們。」長老又懷怒道：「這個潑猴，分弄我。正當有妖魔處，卻說無事；似這般清平之所，卻又恐嚇我，不時的嚷道有甚麼妖精。虛多實少，不管輕重，將我擡著腳，摔下馬來，如今卻解說甚麼過路的妖精。假若跌傷了我，卻也過意不去，這等這等……」行者道：「師父莫怪，若是跌傷了你的手，卻還好醫治；若是被妖精撈了去，卻何處跟尋？」三藏大怒，恨恨的，要念緊箍咒。卻是沙僧苦勸，只得上馬又行。

還未曾坐得穩，只聽又叫：「師父救人啊！」長老擡頭看時，原來是個小童，赤條條的吊在樹上。兜住繩，便罵行者道：「這潑猴多大德懶，全無有一些兒善良之意，心心只是要撒潑行兇哩！我那般說叫喚的是個人聲，他就千言萬語，只嚷是妖怪。你看那樹上吊的不是個人麼？」大聖見師父怪下來了，卻又覷面看見模樣，一則做不得手腳，二來又怕念緊箍兒咒，低著頭，再也不敢回言，讓唐僧到了樹下。那長老將鞭梢指著問道：「你是那孩兒？因有甚事，吊在此間？說與我，好救你。」噫！分明他是個精靈，變化得這等，那師父卻是個肉眼凡胎，不能相識。

那妖魔見他下問，越弄虛頭，眼中噙淚，叫道：「師父呀，山西去有一條枯松澗，澗那邊有一莊村，我是那裡人家。我祖公公姓紅，只因廣積金銀，家私巨萬，混名喚做紅百萬。年老歸世已久，家產遺與我父。近來人事奢侈，家私漸廢，改名喚做紅口萬。專一結交四路豪傑，將金銀借放，希圖利息。怎知那無籍之人，設騙了去啊，本利無歸。我父發了洪誓，分文不借。那借金銀人，身貧無計，結成兇黨，明火執杖，白日殺上我門，將我財帛盡情劫擄；把我父親殺了；見我母親有些顏色，拐將去做甚麼壓寨夫人。那時節，我母親捨不得我，把我抱在懷裡，哭哀哀，戰兢兢，跟隨賊寇。不期到此山中，又要殺我。多虧母親哀告，免教我刀下身亡，卻將繩子吊我在樹上，只教凍餓而死。那些賊將我母親不知掠往那裡去了。我在此已吊三日三夜，更沒一個人來行走。不知那世裡修積，今生得遇老師父。若肯捨大慈悲，救我一命回家，就典身賣命，也酬謝師恩。即使黃沙蓋面，更不敢忘也。」

三藏聞言，認了真實，就教八戒解放繩索，救他下來。那獸子也不識人，便要上前動手。行者在傍，忍不住喝了一聲道：「那潑物！有認得你的在這裡哩，莫要只管架空搗鬼，說謊哄人。你既家私被劫，父被賊傷，母被人擄，救你去交與誰人？你將何物與我作謝？這說脫節了耶。」那怪聞言，心中害怕，就如大聖是個能人，暗將他放在心上。卻又戰戰兢兢，滴淚而言曰：「師父，雖然我父母空亡，家財盡絕，還有些田產未動，親戚皆存。」行者道：「你有甚麼親戚？」妖怪道：「我外公家在山南，姑娘住居嶺北，澗頭李四是我姨夫，林內紅三是我族伯，還有堂叔、堂兄都住在本莊左右。老師父若肯救我，到了莊上，見了諸親，將老師父拯救之恩，一一對眾言說，典賣些田產，重重酬謝也。」

八戒聽說，扛住行者道：「哥哥，這等一個小孩子家，你只管盤詰他怎的？他說得是強盜，只打劫他些浮財，莫成連房屋田產也劫得去？若與他親戚們說了，我們縱有廣大食腸，也吃不了他口畝田價。救他下來罷。」獸子只是想著吃食，那裡管甚麼好歹，使戒刀挑斷繩索，放下怪來。那怪對唐僧馬下淚汪汪，只情磕頭。長老心慈，便叫：「孩兒，你上馬來，我帶你去。」那怪道：「師父啊，我手腳都吊麻了，腰疼疼痛；一則是鄉下人家，不慣騎馬。」唐僧叫八戒馱著。那妖怪抹了一眼道：「師父，我的皮膚都凍熟了，不敢要這位師父馱。他的嘴長耳大，腦後鬚硬，攔得我慌。」唐僧道：「教沙和尚馱著。」那怪也抹了一眼道：「師父，那些賊來打劫我家時，一個個都搽了花臉，帶假鬍子，拿刀弄杖的。我被他唬怕了，見這位晦氣臉的師父，一發沒了魂了，也不敢要他馱。」唐僧教孫行者馱著。行者呵呵笑道：「我馱，我馱。」那怪物暗自歡喜，順順當當的要行者馱他。

行者把他扯在路傍邊，試了一試，只好有三斤口來兩重。行者笑道：「你這個潑怪物，今日該死了，怎麼在老孫面前搗鬼？我認得你是個那話兒。」妖怪道：「我是好人家兒女，不幸遭此大難，怎麼是個甚麼『那話兒』？」行者道：「你既是好人家兒女，怎麼這等骨頭輕？」妖怪道：「我骨格兒小。」行者道：「你今年幾歲了？」那妖怪道：「我七歲了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一歲長一斤，也該七斤，你怎麼不滿四斤重麼？」那怪道：「我小時失乳。」行者說：「也罷，我馱著你，若要尿尿把把，須和我說。」

三藏才與八戒、沙僧前走，行者背著孩兒隨後，一行逕投西去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道德高隆魔障高，禪機本靜靜生妖。  
心君正直行中道，木母痴癡頑外趨。  
意馬不言懷愛慾，黃婆無語自憂焦。  
客邪得志空歡喜，畢竟還從正處消。

孫大聖馱著妖魔，心中埋怨唐僧不知艱苦：「行此險峻山場，空身也難走，卻教老孫馱人。這廝莫說他是妖怪，就是好人，他沒了父母，不知將他馱與何人，倒不如攆殺他罷。」那怪物卻早知覺了，便就使個神通，往四下裡吸了四口氣，吹在行者背上，便覺重有千斤。行者笑道：「我兒啊，你弄重身法壓我老爺哩。」那怪聞言，恐怕大聖傷他，卻就解尸，出了元神，跳將上去，行立在九霄空裡。這行者背上越重了。猴王發怒，抓過他來，往那路傍邊賴石頭上滑辣的一擯，將屍骸擯得像個肉餅一般。還恐他又無禮，索性將四肢扯下，丟在路兩邊，俱粉碎了。

那物在空中明明看著，忍不住心頭火起道：「這猴和尚口分德懶，就作我是個妖魔，要害你師父，卻還不曾見怎麼下手哩，你怎麼就把我這等傷損？早是我有算計，出神走了；不然，是無故傷生也。若不趁此時拿了唐僧，再讓一番，越教他停留長智。」好怪物，就在半空裡弄了一陣旋風，呼的一聲響亮，走石揚沙，誠然兇狠。好風：

淘淘怒捲水雲腥，黑氣騰騰閉日明。  
嶺樹連根通拔盡，野梅帶幹悉皆平。  
黃沙迷目人難走，怪石傷殘路怎平。  
滾滾團團平地暗，遍山禽獸發哮聲。

刮得那三藏馬上難存，八戒不敢仰視，沙僧低頭掩面。孫大聖情知是怪物弄風，急縱步來趕時，那怪已騎風頭，將唐僧攝去了，無蹤無影，不知攝向何方，無處跟尋。

一時間，風聲暫息，日色光明。行者上前觀看，只見白龍馬戰兢兢發喊聲嘶，行李擔丟在路下，八戒伏於崖下呻吟，沙僧蹲在坡前叫喚。行者喊：「八戒。」那獸子聽見是行者的聲音，卻擡頭看時，狂風已靜，爬起來，扯住行者道：「哥哥，好大風啊！」沙僧卻也上前道：「哥哥，這是一陣旋風。」又問：「師父在那裡？」八戒道：「風來得緊，我們都藏頭遮眼，各自躲風，師父也伏在馬上的。」行者道：「如今卻往那裡去了？」沙僧道：「是個燈草做的，想被一風捲去也。」

行者道：「兄弟們，我等自此就該散了。」八戒道：「正是，趁早散了，各尋頭路，多少是好。那西天路無窮無盡，幾時能到得？」沙僧聞言，打了一個失驚，渾身麻木道：「師兄，你都說的是那裡話？我等因為前生有罪，感蒙觀世音菩薩勸化，與我們摩頂受戒，改換法名，皈依佛果，情願保護唐僧上西方拜佛求經，將功折罪。今日到此，一旦俱休，說出這等各尋頭路的話來，可不違了菩薩的善果，壞了自己的德行，惹人恥笑，說我們有始無終也？」行者道：「兄弟，你說的也是，奈何師父不聽人說。我老孫火眼金睛，認得好歹。才然這風，是那樹上吊的孩兒弄的。我認得他是個妖精，你們不識，那師父也不識，認作是好人家兒女，教我馱著他走。是老孫算計要擺佈他，他就弄個重身法壓我。是我將他擯得粉碎。他想是又使解屍之法，弄陣旋風，把我師父攝去也。因此上怪他每每不聽我說，故我意懶心灰，說各人散了。既是賢弟有此誠意，教老孫進退兩難。——八戒，你端的要怎的處？」八戒道：「我才自失口亂說了幾句，其實也不該散。哥哥，沒及奈何，還信沙弟之言，去尋那妖怪救師父去。」行者卻回嗔作喜道：「兄弟們，還要來結同心，收拾了行李、馬匹，上山找尋怪物，搭救師父去。」

三個人附葛扳藤，尋坡轉澗，行經有五六里，卻也沒個音信。那山上飛禽走獸全無，老柏喬松常見。孫大聖著實心焦，將身一縱，跳上那巔嶮峰頭，喝一聲叫：「變！」變作三頭六臂，似那大鬧天宮的本像。將金箍棒幌一幌，變作三根金箍棒，劈哩撲辣的，往東打一路，往西打一路，兩邊不住的亂打。八戒見了道：「沙和尚，不好了，師兄是尋不著師父，惱出氣心風來了。」

那行者打了一會，打出一夥窮神來，都披一片、掛一片，禪無襠、褲無口的跪在山前，叫：「大聖，山神、土地來見。」行者道：「怎麼就有許多山神、土地？」眾神叩頭道：「上告大聖：此山喚做六百里鑽頭號山。我等是口里一山神，口里一土地，共該三口名山神、三口名土地。昨日已此聞大聖來了，只因一時會不齊，故此接遲，致令大聖發怒，萬望恕罪。」行者道：「我且饒你罪名。我問你：這山上有多少妖精？」眾神道：「爺爺呀！只有得一個妖精，把我們頭也磨光了，弄得我們少香沒紙，血食全無，

一個個衣不充身，食不充口，還吃得有多少妖精哩。」行者道：「這妖精在山前住，是山後住？」眾神道：「他也不在山前山後。這山中有一條澗，叫做枯松澗。澗邊有一座洞，叫做火雲洞。那洞裡有一個魔王，神通廣大，常常的把我們山神、土地拿了去，燒火頂門，黑夜與他提鈴喝號。小妖兒又討甚麼常例錢。」行者道：「汝等乃是陰鬼之仙，有何錢鈔？」眾神道：「正是沒錢與他，只得捉幾個山獐、野鹿，早晚間打點群精；若是沒物相送，就要來拆廟宇，剝衣裳，攪得我等不得安生。萬望大聖與我等剿除此怪，拯救山上生靈。」行者道：「你等既受他節制，常在他洞下，可知他是那裡妖精，叫做甚麼名字？」眾神道：「說起他來，或者大聖也知道。他是牛魔王的兒子，羅剎女養的。他曾在火燄山修行了三百年，煉成三昧真火，卻也神通廣大，牛魔王使他來鎮守號山。乳名叫做紅孩兒，號叫做聖嬰大王。」

行者聞言，滿心歡喜。喝退了土地、山神，卻現了本像，跳下峰頭，對八戒、沙僧道：「兄弟們放心，再不須思念，師父決不傷生，妖精與老孫有親。」八戒笑道：「哥哥莫要說謊。你在東勝神洲，他這裡是西牛賀洲，路程遙遠，隔著萬水千山，海洋也有兩道，怎的與你有親？」行者道：「剛才這夥人都是本境土地、山神，我問他妖怪的原因，他道是牛魔王的兒子，羅剎女養的，名字喚做紅孩兒，號聖嬰大王。想我老孫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時，遍遊天下名山，尋訪大地豪傑，那牛魔王曾與老孫結七弟兄。一般五六個魔王，止有老孫生得小巧，故此把牛魔王稱為大哥。這妖精是牛魔王的兒子，我與他父親相識，若論將起來，還是他老叔哩，他怎敢害我師父？我們趁早去來。」沙和尚笑道：「哥啊，常言道：『三年不上門，當親也不親』哩。你與他相別五六百年，又不曾往還杯酒，又沒有個節禮相邀，他那裡與你認甚麼親耶？」行者道：「你怎麼這等量人？常言道：『一葉浮萍歸大海，為人何處不相逢。』縱然他不認親，好道也不傷我師父。不望他相留酒席，必定也還我個囫圇唐僧。」

三兄弟各辦虔心，牽著白馬，馬上馱著行李，找大路一直前進。無分晝夜，行了百□里遠近，忽見一松林，林中有一條曲澗，澗下有碧澄澄的活水飛流，那澗梢頭有一座石板橋，通著那廂洞府。行者道：「兄弟，你看那壁廂有石崖磷磷，想必是妖精住處了。我等從眾商議：那個管看守行李、馬匹？那個肯跟我過去降妖？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老豬沒甚坐性，我隨你去罷。」行者道：「好，好。」教：「沙僧將馬匹、行李俱潛在樹林深處，小心守護，待我兩個上門去尋師父耶。」那沙僧依命。八戒相隨，與行者各持兵器前來。正是：

未煉嬰兒邪火勝，心猿木母共扶持。

畢竟不知這一去吉凶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